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美国

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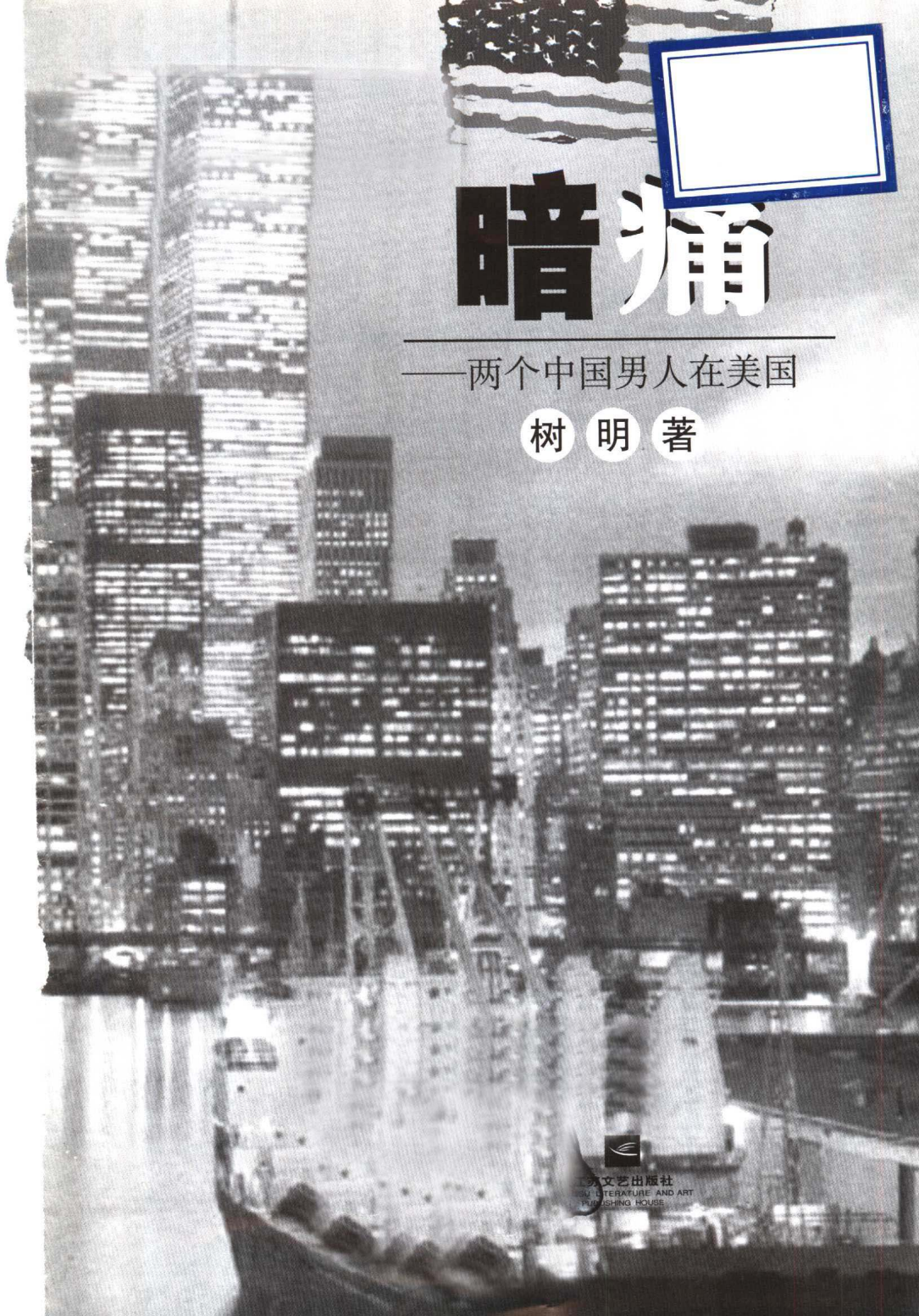
树

明

著

——
两个中国男人在美国





暗痛

——两个中国男人在美国

树 明 著



人文艺术出版社
HUM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暗痛/树明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1. 3

ISBN 7—5399—1599—4

I. 暗… II. 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093 号

书 名 暗 痛

作 者 树 明

责任编辑 陈敏莉

责任校对 施 伟

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丹阳人民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

字 数 27 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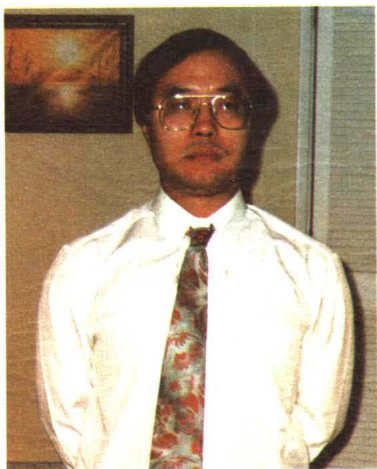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1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8,2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599—4/I·1505

定 价 24.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李树明，笔名树明、锋竞。黑龙江省双城市人。本科毕业于吉林大学数学系，理学学士、政治学硕士。锄过地，站过讲台，蹲过机关，跑过记者，做过编辑，打过工，撰过稿。现居美国。主要发表作品：长篇小说《绿卡的女奴》《寂寞彼岸》《燃烧吧，愤怒与主义！》中篇小说《绿卡》等六篇及各类文章二百余篇。

1

“怎么回事！有病！”王修枫再也忍不住了，转椅鹞鹰俯冲一般，一百八十度大旋转，一对怒目就像两柄流星锤，砸了过来。“我再说一遍。我下个月就要把这个基金申请报告寄出去，还要准备到英国开会的论文讲稿和幻灯片。你总这样 bother(烦扰)我，讨不讨厌！”

陈宏志眼珠盯在别处，避开挥来扫去的流星锤。他特窝火。两天来，他一提回国，老婆就这驾式。“就说十分钟。五分钟？”

“不行！”

“四分半？四分二十九秒？二十八秒？”

王修枫合上眼，头仰在转椅靠背上，狠狠猛呼一口气。

“这样打工打下去，一生和前途全毁了。”

王修枫猛地坐直，“谁让你打工了！我早就跟你说，别打工了，好好学英语，考托福，学一门专业。你听吗？”

“我是学哲学的。你让我去搞计算机、生物，搞得了吗？再说，我英语这个样儿，托福考试根本通不过。”

“我跟你说过吧？有一个学中文的，在国内都拿到博士学位了。出国后，在社区学院修计算机。一年半，考了微软六个证书，马上就在大学信息中心找到工作了。人家能行，你怎么就不行！”

“我对自然科学不感兴趣。人要呆在自己认为最有前途的

地方,如果仅仅为了能在美国混下去……”

“我说你是个懦夫,你就是一个懦夫!这也没兴趣,那也没心思,就当搬运工行!是不是?”

“我的兴趣和前途都在国内……”

女人咽口气,“一次你考核干部回来,跟我说,一个人素质好,干什么都行,素质不好,干什么都不行。你素质好,聪明,有毅力,能吃苦,完全可以在美国闯出一条路来。”

“什么事情都是有条件的,就像你做实验……”

“我再告诉你一遍,我下周、下周!就要把这份报告寄走。下下周末,我要去英国开会,要把论文讲稿写好。不管什么事,等我回来后再说! Okey? Get out of here(离开这儿)!”

说完,她使劲一转转椅,面朝着电脑屏幕,后背冲着他,噼里啪啦敲起键盘。陈宏志站在书房门口,看着她的头发,头发浓,而长,而黑,而亮,披散在两肩和后背,两个肩头圆滚滚的,随着手臂的快速运动,两肋和腰上的凝脂透过薄薄的真丝睡衣对他嘲笑着,嘲笑得太剧烈,因剧烈而颤动。

陈宏志恨自己,回国的是自己,与她何关,打张飞机票就走,为什么要求她恩准?为什么!

前天,副局长来信:本局一处处长拟调人民银行总行,望速归。

速归!陈宏志顿时全身燥热。两年前,他在二处处长任上来美探望妻子,副处长暂代处长工作。半年探亲假满,他没有回去,部里将他免职。他一如既往,继续和部里、局里保持着密切联系。现在,一处处长出缺,局务会决定,如果他能近期回国,局里将报请部务会恢复他的职务。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机构改革,国家机关精简干部数万,中央机关也势所难免。如果不是自己年轻,学历高(硕士),笔头子硬,与副局长有学友之谊,部长曾

有过“人才难得”的称赞，肯定“冗员”一位，扫地出门。再在国外拖延，这村一过，可就找不着这店了。在美国卖一辈子苦力？！

两天来，他小心翼翼，多次向王修枫提出回国，可王修枫根本不听他把话说完，就强硬顶了回来。他心里很气，你的基金申请报告重要，我回国也重要啊，难道让我在仓库里给你当一辈子搬运工！你是我媳妇，回国大事，不和你说和谁说！和另一个女人说，你能让吗？！好吧，以后决不和你说，这是最后一次，明天，老子一走了之！

他轻轻关上书房门，阻住女人潮涌的思维，轻轻踩着铺着乳白色地毯的半螺旋式楼梯，任地心引力把他拉向坠落，坠落到低位。

房子富丽堂皇，宽敞明亮。两年前，他来美国，王修枫去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接他和儿子。他和她说不完六年离别之苦，道不尽六年相思之恋。突然，她猛一踩煞车，他身子猛地往前一倾，“到家了！”她大声说。

这是……“家”？他一时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一幢三尖顶阁楼、马赛宫式楼身的双层楼房？铺着白得耀眼的方块瓷砖的门前厅，方厅，电视厅（小影院），餐厅，酒吧式厨房，车房，楼上四间卧房，特别是主卧房，一张特宽特大的双人水床……这是家？他顾不上媳妇那饥不可耐的神情，找出米尺，好一个方厅，足足五十二平方米，整整是国内那套三屋一厨的面积。他和王修枫连哄带蒙，把和父亲睡惯了一张床的儿子送进了另一间屋。他紧紧箍住瘫软在身上的赤裸肉体，“等我们回国时，卖了真可惜。”

女人朦胧中，“What（什么）？”“房子。”

方厅，沿着大山墙根摆了一圈沙发，上方挂着两幅油画，镶着木框，古香古色。一幅是一艘十六世纪的帆船在狂风巨浪中

搏斗，倾斜的船身，倾斜的帆桅，倾斜的呼喊，拼命划着桨，拽着鼓鼓风帆的众水手。他不太喜欢它。可那个周末，他们去朋友家作客，左邻的一对中年夫妇在草坪上摆了几个案子，出售不久前去世的老父亲的遗物，修枫站在这幅画前，脸颊染着一层红，悄声对他说，她每多看这幅画一眼，就增加一分兴奋。他连价都没有讨，掏出九十九美元买了下来，尽管他知道修枫说的兴奋不仅仅指他俩之间的那种事，也知道这幅画只不过一件赝品而已。现在，他觉得，他就是那个在高高翘起的船头尖上往滔天巨浪里摔去的可怜水手。

另一幅画面也是狂风暴雨，浓墨色的天空翻滚着火焰，霹雳又把黑云和火焰割成一个个小块，怒风挥舞着粗大的雨鞭，抽打着一棵弱弱的小树，画面中间，一个小小的鸟窝笼罩在金色的光中，一对大鸟和几只小鸟紧紧挤在一起，依偎在一起，安详地闭着眼睛。修枫经常立足在这幅画前，用手指着两只大鸟说那是她，指着一只被大鸟紧紧搂在翅膀下只露出棕色小嘴和两只黑眼睛的小鸟，说那是他。一个被女人卵翼的男人，能有什么出息！小鸟在拼命挣扎，它不是在与狂风暴雨搏斗，而是与把它搂得再保险不过也再紧不过的大鸟搏斗。

豹子头，闪身奔离草料场，呼儿嗨哟。儿时听过的这句二人转戏词儿直扎脑仁子。她，肯定不会让我走的。只有硬走，心一横！想了一会儿，理性的决心下了又下，就像弹簧压下复弹起，势能一次比一次弱。沮丧，委屈，愤恨，交替袭来，化成一丝倦意。他跌坐在沙发里，往前蹭了蹭身子，双脚罗放在面前的长条木茶几上，找了一个舒服的姿势，仰靠住沙发背儿，闭上眼睛……

酷热的北京机场。他一个人步着舷梯走下飞机，前后一个人都没有。局长、副局长迎了上来。“陈副部长，这次广东视察

辛苦了。”“陈副部长？你说谁是陈副部长？”“您呀！您是陈副部长！”“局长，你们开玩笑吧？我怎么会是副部长呢？我是处长，不，不，是在你们领导下的一个处的小小处长。真的，我从来没想到当副部长。”

“陈部长，您忘了？”局长笑得多么深刻啊！“您冲破老婆的重重阻力，毅然回国，您才华横溢，能力突出，被破格提拔为副部长，正管咱局。”

“噢？哈哈！”他得意地大笑起来。刚笑了一声，他嘎然而止，心里说：“不可得意忘形！要小心谨慎！”

“哈……哈……”局长、副局长都在为他而大笑……

他猛地睁开眼睛，面前站着修枫，儿子安迪，正看着他笑得弯了腰。一激凌，他立刻明白怎么回事了。南柯一梦。一梦南柯！南柯之梦真美啊。

王修枫：“看你睡着了，一会紧鼻子，一会挤眼睛，一会笑，一会又十分十分严肃，就像小丑滑稽表演。”

扰了好梦！他皱了皱眉。

“方才董克永来电话，找你去大西洋钓鱼。我答应了。我也去。听说我去，张红也要去，还特别嘱咐安迪去，干妈想儿子了。”

“不怕误了你的大事？”

听丈夫话里有刺儿，她一屁股坐在他腿上，两只胳膊圈住了他脖子。“还生气呢？对不起。这一阵儿我太忙了。别想心思回国了。你回不去。我能舍得让你走吗？你走了，我上哪找这样好的丈夫！你能舍得老婆孩儿，一个人回国吗？钓完鱼，上‘龙虾红’饭店吃晚饭。”陈宏志最喜欢钓鱼和吃蒸龙虾了。

“欧－欧－”儿子看见妈妈和爸爸亲昵的样子，咧开了小嘴。他像美国的大多数小孩一样，喜欢父母亲亲热热的。

当王修枫心情好时,每当她发现陈宏志心情不愉快,常常用女性水般柔情、火般娇态去化解,去消溶;陈宏志也喜欢她这样,在他的心理上,一个撒点娇的媳妇比那个霸道而又野心勃勃的“女强人”可爱多了。可是,他今天突然感觉腻乎乎的,就像咬了一口放多了橄榄油的烤面包片。

他挣开她。“我去准备渔具。”

2

劳勃特·哈帕拉尼迟缓地晃着，只有以花冠商业小区这幢巨大的平顶建筑为参照物，你才能发现，这是他特有的行走方式。阳光下，他泛着黑色亮光的头发衬得脸、脖子的皮肤更白了，就像粉笔灰，一抹就会掉似的。一米九十一的身长被宽肩阔腰一撑显得矮了许多。他就像一只大木箱子一样晃着，晃到那苍白的铝合金百叶门前，门上方悬着一块镀金牌匾，写着花冠进出口批发公司新泽西分公司。这是个愚蠢的家伙，色棍，却又是公司经理。据凯茜说，总公司老板是个年岁不轻的犹太佬，总部在洛杉矶，下辖四家分公司。这儿，洛杉矶，芝加哥，达拉斯，各有一家。劳勃特的姐姐，听说叫阿丽达·哈帕拉尼，一个未婚的金发美人，是老板长达二十年的情妇。

大门开了，待劳勃特肥硕的身子被幽黑的门洞吞掉后，职员们鱼贯地、缓慢而坚决地跟入。像往常一样，陈宏志走在最后，与这些人拉开一点距离。走到门口，他望着幽暗的里面，胸中猛生出无限恐惧来，黑黢黢的门洞仿佛中世纪天主教堂的停尸房，人僵硬地走进去，就到了另一个世界，永远别想出来。

女业务员凯茜从门内走过，冲他微微一笑，“今天天气不错。”

他咬了下牙帮骨，硬将迟疑、不安咽回肚子里，如耶稣被钉上十字架般，将右腿伸向门里。突然，胃剧烈地翻了上来，一股

酸水海啸般冲出喉咙。他强迫自己含住酸水,不使它喷出来,小跑着穿过展品厅和办公区,进了后库房,加快速度,冲进卫生间,把头伸进洗手池,呕了两下。奇怪,一切都正常了。胃也不往上翻了,酸水也没有了。他从卷纸器里撕下一块手纸,擦去眼角溢出来的湿物。卫生间也是搬运工们的换衣间。他脱下外套,挂到衣钩上,换上深蓝色的工装,将上衣口袋里的所有证件和几张一元钞票、几枚硬币移到工装里。

王彼得慢悠悠走进来。

陈宏志抬眼看看衣钩上方的石英钟。九点四分。大星期一,又晚了四分钟。“方才,劳勃特还问到你了。”

“假日不错吧?”王彼得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昨天和董克永大西洋钓了一天鱼。”

王彼得来了兴趣,“龙王爷碰上你这把钓鱼好手,损兵折将在所难免。吃不了,我可以代劳。”

“哪呀!没带钓鱼执照,警察罚了二十,又说我钓的什么鱼,数量超过了州里的规定,也要罚款。我气得,全送回大西洋了。”

“头儿,你发生了质的变化。”王彼得盯着他,见他不解,遂解释道:“你的潜意识里,对美国的委屈从正在向抗争转变。”

陈宏志愣了一下。这时,一溜高跟鞋撞击水泥地面的小鼓点儿,从前店传过来,一个女业务员闯进来,把出货单往他手里一塞,道声“陈先生,拜托”,又敲着小鼓点儿奔了库深处。

他看一眼出货单,对王彼得说,“换衣服吧。今天瞧着忙吧。”

美国国庆节刚过,各店铺库存不足,歇业几天之后,公司刚开门,一下子就涌进来十多个客户。不到一个小时,就开出了五万多美元的出货单。很快,六千多平方米的仓库里充满了匆忙的身影。年轻而装扮性感的业务员小姐们,风儿一样来回飘舞;

搬运工们健壮，拼着力气，双轮手推车装得高出人大半截，臭汗里散发着浓烈的雄性激素味。出货口处，客户们一边用铅笔在验货单上划勾勾，挑挑拣拣，一边往车里装货，业务员小姐则一边应付着某些客户挑剔或者语言挑逗，一边瞪大警惕的双眼，一丝不苟地查对着出货单与箱子上的号码和数量。整个仓库里热浪滚滚，浊气熏天。

陈宏志从女业务员手里接过出货单，又派给搬运工们。他是搬运工头，库房管理员，相当于国内的仓库主任。以如此的公司规模，他这个仓库主任起码应该是科级。由于美国政治和社会体制、意识形态与中国格格有别，他这个主任和手下四个搬运工同样干活，一样流汗，累个骨酸筋疼。

是官儿就有权，不管什么国家，什么时代，什么制度和体制，均无例外。而越忙，陈宏志的权力就越突出。

一是派工权。公司规定，不论出货单是哪个业务员开的，都必须交给他，他签字后，再派给搬运工。不同的客户上的货都不相同，有的多，有的少，有的货重，有的货轻，有的货摆放的位置距出货口远，有的货距出货口近，有的进货量大而种类少，有的进货量大而种类也多，有的货堆得老高，从顶部取下来要费些力气，有的货只剩下一点点，一哈腰就搬上了手货车；还有一点，有的客户会给搬运工几美元小费，有的客户很吝啬，一毛不拔，有的客户很难侍候，不停地让搬运工把运过来的货推回去换，而有的则不那么挑剔……所以，搬运工们都很尊重他，听话。当然了，这里也有个平衡问题，不能让谁感觉到不公平。国内做过几年处长，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难题。任主任两个月，仓库里政通人和，没有出现过一次人事纠纷。劳勃特多次当面夸奖他。

第二是上货安排权。闲时，或者不太忙时，哪个客户的货先上后上，基本上按出货单交到他手里的次序。如果一忙，厚厚一

打儿出货单手上一招，嘿，那权力就来了。他说先上谁的货，搬运工们就上谁的货，谁都不敢僭越！劳勃特雇用的业务员是清一色的年轻女性。她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客户。她们的工资不多，主要收入取决于固定客户的进货量和她们给公司带来的赢利额。为了找到、固定大客户，她们几乎要使出浑身的解数。合理的惯例价格、提供时新货品、快出货，是一般的拉拢客户、赢得客户好感的常规手段。当客户多时，快出货的决定权掌握在陈宏志陈主任的手里。所以，她们在平时和此时赢得陈宏志的好感是很必要的。这不是，她们小跑着从前边的办公室抢进后边的仓库，抢着将出货单塞进陈宏志手里，栽着假睫毛的黑色、蓝色、灰色、棕色眼睛里飘出了一个又一个彩色气球：先上我的货，好吗？假如，他利用这个权力……前主任麦格就是以这种极其简便的方式，生拉硬拽，活活把公司经理的情妇掠了去。

权力使他忙中累里偷得一点快感。特别是中国人聚会时，玩笑式的一声“陈主任”，常使他脸红的同时，心里热一下。可是今天，他没有了这种感觉，心孔七窍被什么东西塞住了似的，闷闷的，郁郁的。他前胸、后背都被汗水渍透了，浑身燥热无比，脑袋浑酱酱的，心里不住地往外流淌着别扭和憋屈，不是把货物的号码弄混了，就是拿错了货。手货车也不听使唤了，重心总是落不到车轮轴线上，搞得车上的纸盒箱子一会往前晃，一会往后倒，在过道上东扭一下，西扭一下，惹得女业务员们不时瞥来惊异的目光。他解开上衣扣，跑到休息间喝凉水，用冷水洗脸，都不顶用。一个客户要四箱瓷人儿，他钻进古城墙般的大纸盒箱子中间，重重喘气，眼望棚顶。他想起他的处长办公室，宽大的写字台，高高长长的卷柜，写字台一角的那盆文竹。他想起他的九名部下，清一色正规大学本科毕业，一个副处长，五名副处巡。

他想起他的工作,封疆大吏和副吏们在他面前毕恭毕敬。他想起他的笔,流淌着政策、指示和决定一个又一个人命运与前途的字句……他恨不得马上飞回北京,冲到局长、副局长面前,一个立正:报告!

“你看见陈先生了吗?”

清脆的女调,女业务员们找他。他叹口气,踮起脚尖,从“城墙”最上面搬下一个箱子,二十四公斤,两臂捧了,钻出“城墙”,正碰上劳勃特陪着博鲁艺术品销售公司老板查尔斯·安德逊。博鲁公司是花冠公司的大主顾之一,每周都要上一万美国左右的货,享受着花冠公司最好的服务和最好的价格。查尔斯是一位业余工艺美术品鉴赏家,他每个月都要亲自来一次,选货,论价,从不用助手,并且以自己的名字而不是公司的招牌开出货单。每次来,他都要到库房转一转,看一看,因此与陈宏志很熟。每次来,他都“指定”麦金娜做他的业务员,陈宏志为他上货。两个月前麦金娜走了,他还没有选定业务员。

安德逊先生站在一个开封的纸盒箱子前,从里面取出一个小花纸壳盒,打开。“天鹅,白的。新货。多少钱?”

细瓷白天鹅光洁如玉,情态传神,长颈微微舒展,翅膀好像在轻轻抖动。

劳勃特:“批发价九元九十九分。买货超过一打,九五折。”

“这白天鹅比黑天鹅便宜一半。”

“因为白天鹅是中国造的。黑天鹅是美国产的。”

“真像白天鹅!这是东方典型的形象化艺术。黑天鹅属抽象化型的,表达一种意境。”转头看见了陈宏志,“陈,你认为呢?”

“我喜欢真。真也是一种意境。并且,真还蕴涵着美和……nice。”他不知道“善”用英语怎么说。

“Yeah, very nice. (不错,是不错。)”他显然没有明白陈宏志

所说的意思。

“回头让凯茜给我再加六箱黑天鹅。陈，我今天带来一个新助手，他对好姑娘凯茜有兴趣。”

陈宏志：“黑天鹅只有五箱了。”

“我全要了。”

半个小时后，凯茜走过来。米黄色弹力紧身连衣裙，无袖，低开胸，露出半只略显棕色、异常丰满的乳房，走起路来，上下来回乱颤。裙的臀部很窄，正面勾勒出弧面倒三角形小腹和滚圆的两胯外型。裙摆特短，无色透明的连裤丝袜和乳白色的五英寸高跟鞋，把两条粗肥的短腿修饰得异常的丰满修长，直往男人的瞳孔里伸。她在他面前站住，脸蛋上绽着笑，身子故意往下矮矮，又一耸挺直，轻轻递过来出货单。

陈宏志看她这个样，心里异常地不舒服。他避开她的眼睛和整个的她，接过厚厚两份出货单，看一眼上面那份，“查尔斯·安德逊。一号门。”说罢，他翻到最后一页，签上自己名字。第二份出货单的名字叫查尔斯·安德森，一个新名字。三千美元的货。他想对她说，两个人的名字差不多，别弄混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以前对劳勃特说过一次，以人名开出货单可能会出错。劳勃特只是笑了笑对他说，等中国人熟悉了美国人的名字之后就好了。后来，有一次凯茜和他闲聊，他才知道，这儿的许多货是走私品，以私人名字开出货单，可以不走公开帐。卖货的可以掩盖走私事实，又少缴税，买货的也可拿了价格相对低的走私货卖正常价，同样少缴了税，都有好处，只是彼此心照不宣而已。

凯茜接过陈宏志签完字的出货单，一转身，把婀娜娜娜、风摇柳摆的一幅腰身扔进入他眼里。他心里猛地生出一丝不安来，想叫住她，告诉她点什么，又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史迪文给一个小客户上完货，找陈宏志要活。陈宏志说：“你跟着我。我把货搬到通道上，你运到出货口。”

史迪文，高大健壮的白人小伙子，中学没能读到毕业，刚来半个月。

货上到有一半的时候，陈宏志见货都堆在过道上，不见史迪文来运，就找了一辆手货车，码得比他还高，推到出货口。出货口堆满了货，从箱子空隙中，他看见史迪文一个人在一辆中型货柜车里，满头大汗，正在装货。一般来说，搬运工把货运到出货口，中小客户都是自己装车，除非他们提出要求，否则，搬运工不会帮他们装车的。只有大客户，像博鲁艺术品公司的查尔斯·安德逊先生，才能享受到公司主动提供的装车服务。他眼睛搜寻了几下，两排纸盒箱子垒起的狭窄过道里，凯茜正和一个长得很帅气的白人青年说话呢。那个人站得离凯茜很近，一对色迷迷的眼珠毫不掩饰地从上往下朝凯茜那低开胸连衣裙里边看，一只手好像不经意地轻轻地在她胸部的突出部位来回擦着，嘴里说着什么，凯茜仰脸看着他，轻轻笑着，从纸盒箱子缝隙飘过来的阳光，洒在她脸上，脸上染了一层淡淡的红，很兴奋的样子，一边用铅笔橡皮头一下又一下戳着那个人的心口窝。

陈宏志轻咳了一声。

凯茜看他，歪着头很认真地说：“嗨，陈。查尔斯是我见到的最够味的小伙子，不是吗？”

查尔斯！他朝他点点头。查尔斯有点嘲弄地朝他挤了挤眼睛。

那份儿不安的感觉再次涌进他的心里，想提醒她别忘了点货，张张嘴，又咽了回去。一是他无权对办公室里的业务员说这样的话；说了，是很不礼貌的。二是他肚子饿得非常厉害，又累了一上午，血糖降低，意识不断扇动翅膀，想离开大脑。三是他